

非常档案丛书

FeiChangDangAnCongShu

“红卫兵”现象，一个并没有随着历史消逝而消逝的历史谜团，至今仍十分令人颇费思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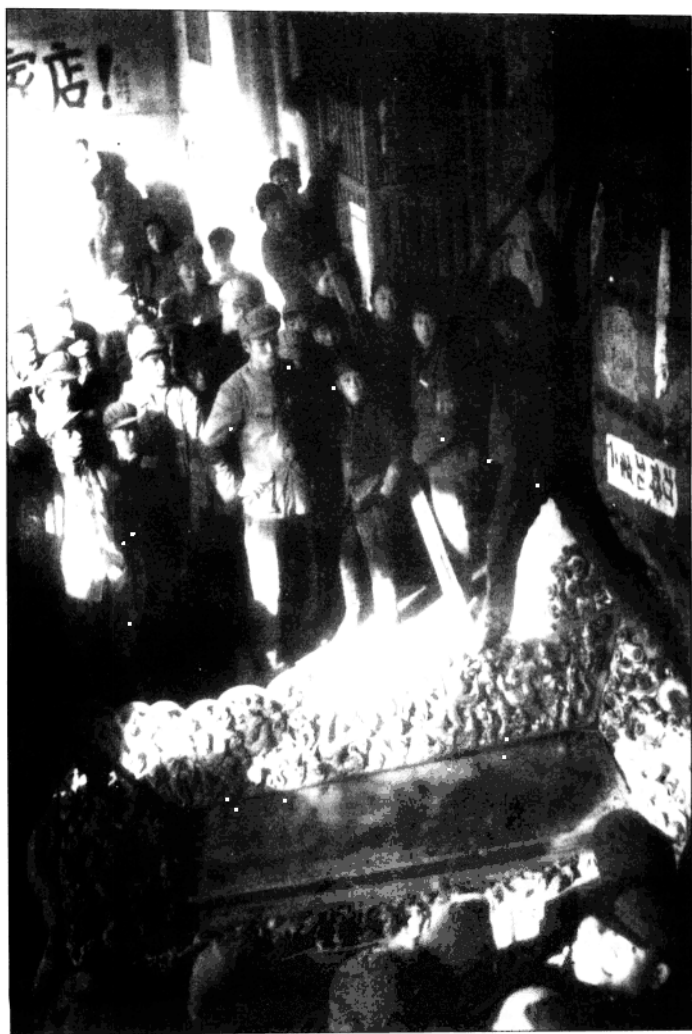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作者运用自己的观点和所收集的资料，对那场噩梦般的“红色风暴”作了深刻的剖析，并对若干事件进行了详尽的披露，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观点和认识，对于我们研究十年动乱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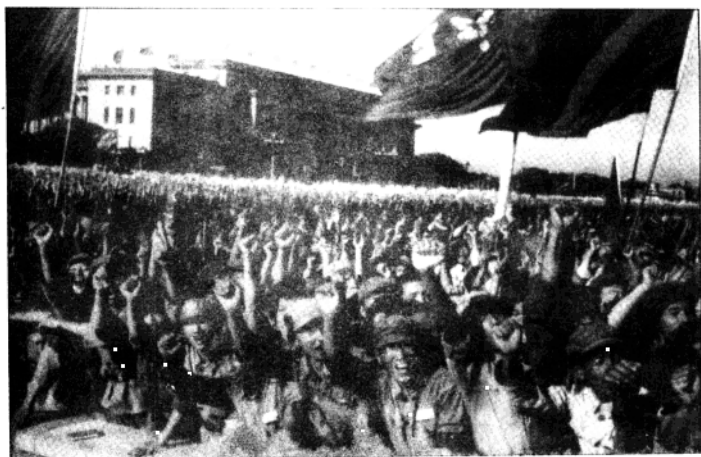


大风暴

——毛泽东与红卫兵

◎ 朱 梦 编著









第一章	“小精灵”横空出世	/1
	打倒“阎王”必须解放“小鬼” “狼来啦”，毛泽东最初发出警报 飞出“潘多拉魔匣”的天兵天将 北大翻船，康生在聂元梓身上押赌	
第二章	混沌与迷茫	/29
	欲擒故纵、毛泽东不做陶渊明 双方扯着看不见的线，中国在拔河 “工作组”对学生亮金牌，翻大富“智擒”王光美 写罢《炮打司令部》，毛泽东去长江里“困觉” 怎样革命，你问我，我也不晓得 “今日欢呼孙大圣”，小将腰杆更硬了	
第三章	天安门城楼的“光环”	/64
	“中国就有牛鬼蛇神，在座就有” 毛泽东把宋彬彬的名字改成“宋要武” 中国的《圣经》——语录汇成红海洋 “真理就要崇拜”，神与人合二为一	
第四章	红祸弥漫	/87
	“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” 自学成才的伟大：“我一生恨极了学校” “矛盾论”——借助小鬼打大鬼 一把火点燃一片深深恶梦	
第五章	捍卫与反叛	/111

风筝断线了，放风筝的人也无能为力

“老子英雄儿好汉”——“血统论”卫士谭力夫

“老子反动儿混蛋”——遇罗克《出生论》之呐喊

“联动”——一个未怀足月的“早产儿”

第六章 你死我活 /158

半年之间，陶铸大起大落

刘少奇：“我想回老家种地去”

第七章 毛泽东南巡 /182

“那时我掌握不了局势了”

彭德怀在成都大街上被“小将”捕获

京广线戒严，“武汉的天已不是主席的天”

械斗升级，毛泽东叹道：“过火啦”

第八章 最后通牒 /198

“罢课闹革命”：放鬼容易收鬼难

枪杆子开路，工宣队进驻清华园

蒯大富扬言抓黑手，毛泽东说“我就是”

乱世狂女聂元梓

蒯司令已杀红了眼

在红卫兵五大领袖中，韩爱晶是最能大打出手的

“谁不听劝告，谁就是土匪国民党，就开天”

第九章 毛泽东与红卫兵 /230

毛畅游长江向世界显示什么？

红卫兵——震惊世界的行动

武汉“七·二〇”事件

毛泽东说：“黑手不是别人而正是我”

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

备受折磨的路透社记者

第十章 红卫兵战争 /253

清明节的采访

“仇恨”形成

腥风血雨

第十一章 地狱之火 /311

有关一支“大军”的一组镜头

“文革”冤魂知多少

炼狱中的特写镜头

“红色恐怖万岁”

“文革”大杰作——冤狱

酷型——一台造假的机器

第一章

“小精灵”横空出世

打倒“阎王”必须解放“小鬼”
“狼来啦”，毛泽东最初发出警报
飞出“潘多拉魔匣”的天兵天将
北大翻船，康生在聂元梓身上押赌

打倒“阎王”必须做成“小鬼”

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，归根结底，就是一句话，造反有理！

——摘自毛泽东语录

这是伟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精辟理解和发展，同时，也是毛泽东个人历史的写照。

这位湖南韶山冲的青年，不满现实，蔑视权贵，于是，便脚蹬粗布鞋，手提油纸伞，走上了造反的道路。

他造过北洋军阀的反，造过国民党的反，造过形形色色党内“机会主义”的反。从湖南反到井冈山，从井冈山反到延安，最后到了北京，并缔造了人民共和国……

年轻的共和国，朝气蓬勃，从五十年代中后期起，反右派，大跃进，“左”的思想干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。

五九年的庐山，天高云淡，凉风习习，但在那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却是热气腾腾，语声阵阵。彭德怀、黄克诚、张闻天、周小舟等人对毛泽东亲手树立起来的三面红旗疑虑重重。

毛泽东毫不退却。本来反“左”的会议突然逆转为反右倾。彭、黄、张、周被打成反党集团。

反右倾运动使全国展开的“三面红旗”继续飘扬。然而，那几面红旗似乎红得不那么鲜艳，反而有些苦涩的味道。

是的，就在那一年，毛泽东的贴身卫士马维回到了他的家乡。

走时，毛泽东一再叮咛他，回到家乡，别忘了作一番调查。

毛泽东说：“要真实的，不要骗我。”

不久，马维回来了。

他没有给毛泽东带来文字式的调查报告，而是出人意料地带回了一个又黑又硬、参杂大量粗糙糠皮的窝头。

他对主席说：“乡亲们就是吃这个东西，我讲的都是实话。”

毛泽东的眉头拧紧了。脸色阴沉，久久地沉思着，说不出话来。

他从马维手中接过窝头，费劲掰开，然后将一块窝头放进嘴里。嚼着嚼着，毛泽东的眼眶红了，泪水在他那已经浸湿了的眼眶里滚动着。

他颤动地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说：“吃，你们都吃，都要吃一吃，这是农民的口粮，是种粮人吃的口粮啊……”

顷刻，毛泽东泪如雨下，声音也哽咽了。

那一年，毛泽东在党内作了自我批评，说自己干了这件蠢事，要断子绝孙。

时间过的真快，转眼，人民共和国已进入了第十三个年头。

七千人大会后，中国的老百姓又吃了几顿饱饭，人们在瓜果时代那种与红色不相一致的菜色的脸上，又逐渐有了红润。但是，毛泽东却认定，中国越来越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轨迹，而且可能出现修正主义。他感到自己作古以后无颜去见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。

怎么办？是继续执政下去？还是将这个本身还很孱弱的共和国修理修理，把这张本身就没有多少色彩的画面再重新涂抹一遍，再添上几笔暖色调？

也许有人又会象庐山会议那样站出来和他较量一番，但他不在乎。七十高龄的毛泽东，有意想再造一次反，重新塑造一个纯正的共和国。按他的话来说，这就叫：“一张白纸没有负担，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，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。”

也就从那些年开始，毛泽东一再提醒大家，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！”

怎么办？

这倒是一个既敏感又新鲜的问题。但也许除了毛泽东，谁也没想过。

没想过不要紧，毛泽东会点醒他们。

那是一九六四年的五、六月间。毛泽东象摆家席一样给大家作了解答。他说：“我的看法是，如果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，省要顶住，要把这个意思传达到下面去。中国是七亿人口的大国，搞修正主义，很难统一。一个省可以造反，可以独立。要严重注意出修正主义的问题，不注意一定出，注意了可能不出。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可能出修正主义，包括我们在内。”

毛泽东话音虽平淡，也没有以往那种铿锵的抑扬顿挫，但着实把那些洗耳恭听的中央委员们吓了一大跳。

大家在揣摩，老人家是信口开河还是有所指向？再说，出修正主义，怎么个出法？

看来，毛泽东在给大家出一道难解的方程式，是有解还是无解？

就象严格的老师，当其出了一道形似简单实质复杂的试题让自己的学生做，“愚笨”的学生搔破了头皮也做不出来时，老师终于忍不住了。他会拿起粉笔头在黑板上疾书，写出这个答案。

毛泽东就是这样的。

他带着激情说：“中宣部是阎王殿。要打倒阎王，解放小鬼。我历来主张，凡中央机关做了坏事，我就让地方造反，向中央进攻。各地要多出一些孙悟空，好大闹天空。”

毛泽东激动起来，就要引经据典、引古喻今一番。那时，他熟悉的古代人物、古代故事就回旋在他的脑子里……

那是一九五八年，毛泽东来到上海。

晚上，上海市委组织安排了一场文艺晚会。会前，市委派人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。

毛泽东不假思索便回答：“那就看场《白蛇传》吧。”

就象他翻《二十四史》，《白蛇传》的情节他是熟悉的，也看过好几回了。

还是在湖南长沙师范就读时，他就和几个要好的青年一起，在一个夫子庙里看过一次。不过，那时只觉得好玩罢了。

以后，进了北京城，文化部门专门安排中央领导看戏，还是这一出《白蛇传》。

那天，毛泽东看得很认真，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看台上。显然，他是被剧中的情节打动了。

这是一个悲剧。

当金山寺那个老和尚法海一出场，毛泽东的脸色立即阴沉下来，而当演到许仙和白娘子的生离死别之情时，毛泽东竟忍不住掉下了眼泪，并发出一阵阵抽泣声。

但是，这还只是一个开端。当剧情演到白娘子被法海和尚镇压在雷锋塔那一瞬间，毛泽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。他手拍沙发扶手，大声地发出了他那湖南口音：

“不革命行吗？”

“不造反行吗？”

全场愕然。

毛泽东，这个从中国最穷的地方之一——湖南韶山冲走出来的青年，自幼就喜欢那些造反的绿林好汉及他们造反的故事。

儿时，在私塾老师的眼光之下，毛泽东敢把四书五经放在桌面上，下面却偷偷在看《水浒》、《西游记》。尽管为这也挨了老师不少的戒尺，但是对“造反”二字意境的体验，却深深铭刻在他的心里。

他一生运行的轨迹，再次证明他的这种体验是千真万确的。

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、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权力的代表者，社会秩序的保护神，按常理是言不得“造反”二字的。但是，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，也就是毛泽东与别人不同的地方。七十几的高龄了，但他仍然津津乐道地玩味着“造反”二字。一想起“造反”二字，他老人家就异常激动，他真希望自己也象年轻时那样，高举霸王鞭，再闹它个天翻地覆，最后“赤遍全球”。

是的，他有这个特点：藐视权威，不畏强暴，敢于造反。
又是一个故事。

毛泽东在读私塾时，老师邹春培要他起来背书。毛泽东望了望老师，依然坐在自己的座位上。他觉得自己有理，便说：“老师坐得为什么我坐不得？”

邹先生动不动就打学生板子，用戒尺打手心。毛泽东很厌恶这种教育方式。

有一次，他为同学打抱不平，老师要罚他，他头也不回，拎起书包就离开了课堂，说：“我要找一个不打人的地方读书去。”

他不敢回家，父亲的巴掌比老师的戒尺还厉害。他朝县城走去。可县城在哪儿？一个十来岁的孩子，而且韶山附近的大山有无数个洞穴，称之云盘大山。他找不到路，只好在大山中乱转，饿了便捡野果子吃，渴了便喝小溪里的清泉水，天黑了，他躲进了岩洞。

三天后，他被家里人找了出来。他原以为肯定要挨一顿揍。出乎意料之外，父亲没打他，反而比过去更亲热些。老师也未责备他，还客气地拍拍他的肩。

一九三六年，毛泽东在同斯诺讲到这个儿时的轶事，说：“我的抗议行动的结果，给我深刻的印象，这是一次胜利的‘罢课’啊！”

还有一个故事。

毛泽东十三岁时，有一天，他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在家。也不知为什么，父亲竟当着客人的面给他难堪，骂他“懒而无用”。这种羞辱，激怒了毛泽东，便当着客人的面同父亲顶起嘴来：

“我懒！年纪大的应该多做事，你的年龄比我大两倍，应该做便多的事！”

接着，他愤然离家出走。父亲出来追赶，责令他回去。毛泽东见父亲气势汹汹，便跑到门前的水塘边，威胁说，“你再追打，我就跳塘！”

父亲被儿子的话吓住了，只好提出条件求和。条件是：向父亲下跪磕头。这样，才能保全父亲在客人面前的面子。毛泽东提出：如果父亲不打他，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。

结果，双方以妥协平息了这场父子风波。

通过这两件小事，毛泽东尝到了反抗强暴的甜头。毛泽东同斯诺提谈此事时说：“我从这件事中认识到，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权力的时候，我父亲就软下来。可是，如果我保持较温顺的态度，他就会更多地打骂我。”

毛泽东时常回忆儿时的故事，从中吸取生活的哲理，并把它上升到理论，用于他的政治斗争之中。

毛泽东的恩师李清先生曾传授毛泽东做人做事的真谛：

硬就硬，莫激烈；

软就软，莫投降。

毛泽东后来把这几句话加以发展，并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表达方式，这就是毛泽东创造的：

与天奋斗，其乐无穷；

与地奋斗，其乐无穷；

与人奋斗，其乐无穷；

这就是毛泽东的哲学，也是共产党的哲学。

春秋已高的毛泽东不象他年轻时代那样有博士的胸怀。记

得是在一次会上，一批比他年轻的老师提出了老了就要退休，让年轻一点的人上来的观点后，毛泽东一直揣摩这句话所指的含义。他觉得，似乎有人觊觎着他的权位。

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，毛泽东在给他已经分居的夫人江青的一封信中写道：“有些反党分子想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个人。”

然而，要造反，总得要有个被反的对象。当年，他的对象是那些私塾老师，包括象“反动校长”张干那样的人。以后，又是湖南军阀张敬尧。再后来，他便是直冲冲地对着现在在对面那个岛屿上已经长眠了的委员长。

再以后，便是自己阵营内部的事了。虽说在庐山上被人烧了一把火，骂了一通娘，但毕竟他不是输家，而是胜利者。

想到这里，他总是免不了要长长地作一个深呼吸，或是让身边的侍卫长李银桥来给他梳梳头，放放松紧绷紧了神经。

他的思路并未中断。尽管银桥梳得他昏昏欲睡，他只是头朝椅上一仰，任银桥从他那浓密坚硬、乌中带白的头发从前向后慢慢梳理。头发在梳缝间富于活力地奔涌而出，摩擦着梳齿沙沙作响……

这一年征兆不很好。自然灾害一个接着一个，广西、贵州的一些老山区，听说还出了土匪，搞得地方上人心惶惶。但这丝毫无损于共和国的根基。

这年春，他也不想去哪里。他只是不断地思考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，他觉得他的国家的大批基层干部似乎也靠不住了。因为，他相信，至少“在农村、工厂、学校、商店、机关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自己手里”。不少党政干部已蜕变成姓“资”的当权派。由此，毛泽东忍不住地抱怨说：